

白话
全译本

智囊

古代智谋第一书

全集

二

(明)冯梦龙 著
鲁京 主编

鲁京 主编

智囊全集

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目 录



明 智 部

总 叙	(301)
卷五 知微	(303)
箕子	(303)
殷长者	(304)
周公 太公	(305)
辛有	(306)
何曾	(307)
管仲	(308)
伐卫 伐莒	(311)
臧孙子	(313)
南文子	(314)
智过 絺疵	(315)
诸葛亮	(319)
梅衡湘	(319)

魏先生	(321)
夏翁 尤翁	(322)
隰斯弥	(325)
邱成子	(326)
庞仲达	(327)
张安道	(328)
陈瓘	(330)
王禹偁	(330)
何心隐	(331)
潘濬	(333)
卓敬	(334)
朱仙镇书生	(335)
沈诸梁	(336)
孙坚 皇甫郛	(337)
曹玮	(339)
齐神武	(341)
任文公	(342)
东院主者	(343)
第五伦 魏相	(343)
马援二条	(346)
申屠蟠	(347)
张翰等	(348)
穆生	(349)
列御寇	(350)
韩平原馆客	(352)
唐六如	(354)

万二	(355)
严辛	(356)
陈良谟	(357)
东海张公	(359)
郗超	(360)
张忠定	(361)
卷六 亿中	(363)
子贡	(363)
希卑	(364)
范蠡	(365)
范睢	(368)
姚崇二条	(370)
王应	(373)
陈同甫	(375)
李泌	(377)
荀息	(380)
虞卿	(381)
傅岐	(382)
策陕城 策魏博	(383)
料吐蕃	(391)
王晋溪	(394)
韦孝宽	(397)
刘恂	(398)
杨廷和	(399)
卜偃	(400)
士鞅	(400)

—智囊全集

楚芳贾	(401)
班超	(402)
蔡谟	(404)
曹操四条	(405)
郭嘉 虞翻	(409)
黄权等	(410)
罗隐	(412)
夏侯霸	(413)
傅嘏	(414)
陆逊 孙登	(415)
盛文肃	(416)
邵康节二条	(418)
邵伯温	(420)
范忠宣	(421)
常安民	(423)
乔寿朋	(423)
曹武惠王	(425)

卷七 剖疑

汉昭帝	(427)
张说	(428)
李泌	(429)
寇准	(435)
隼不疑	(437)
孔季彦	(438)
张晋	(439)
杜杲	(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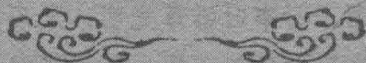
蔡京	(441)
曹克明	(441)
大水	(442)
西门豹	(445)
宋均	(448)
圣水	(449)
佛牙	(449)
活佛	(450)
蔡仙姑	(452)
程珣	(453)
石佛首	(453)
妒女祠	(454)
张曷三条	(455)
孔道辅	(460)
戚贤	(461)
黄震	(462)
席帽妖 白头老翁	(465)
钱元懿	(467)
梦虎	(468)
张田	(468)
隋郎将	(470)
贺齐	(471)
萧瑀	(471)
陆贞山	(472)
魏元忠	(474)
鼓妖	(475)

李忠公	(475)
卷八 经务	(477)
刘晏四条	(477)
平糴	(481)
社仓	(483)
预备	(486)
周忱	(487)
樊莹	(490)
陈霁岩	(492)
平米价二条	(497)
抚流民三条	(498)
耕牛	(504)
义船	(504)
李邺侯	(506)
虞集	(510)
刘大夏	(514)
董搏霄	(516)
刘本道	(517)
苏轼	(519)
张需	(522)
李若谷 赵昌言	(524)
屯牧	(525)
张全义二条	(527)
植桑除罪	(528)
铅铁钱	(530)
钱引	(531)

益众	(532)
陶侃	(533)
苏州堤	(534)
丁晋公	(535)
郑端简公三条	(535)
徐杲	(542)
贺盛瑞九条	(543)
陈懋仁	(554)
叶石林	(555)
虞允文	(556)
植槐 置鼓	(557)
分将	(559)
徐阶二条	(560)
习射 习骑	(563)
曹玮	(565)
虞诩	(567)
款虏二条	(570)
安黎峒	(579)
平军民变	(582)
三受降城 钓鱼山	(589)
孟珙	(592)
中兴十策	(593)
李纲二条	(595)
沈晦	(597)
汪立信 文天祥	(598)



明智部



总叙

冯子曰：自有宇宙以来，只争明、暗二字而已。混沌暗而开辟明，乱世暗而治朝明；小人暗而君子明；水不明则腐，镜不明则铄，人不明则堕于云雾。今夫烛腹极照，不过半砖，朱曦霞驾，洞彻八海。又况夫以夜为昼，盲人瞎马，侥幸深溪之不覆也，得乎？故夫暗者之未然，皆明者之已事；暗者之梦境，皆明者之醒心；暗者之歧途，皆明者之定局。由是可以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断人之所不能断，害以之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事以之立。明之不可已也如是，而其目为《知微》、为《亿中》、为《剖疑》、为《经务》。吁！明至于能经务也，斯无恶于智矣！

译文：

自从有宇宙以来，天地之间，人世之上，所争的无外乎明暗二字。天地混沌时一片黑暗，开天辟地后一片光明；乱世纷争时天下昏暗，盛世太平时九州清明；小人度事时险恶阴暗，君子行事时磊落光明；水不明则腐朽，镜不明则禁锢，人不明则坠入云雾。烛光极照，不过半砖之遥；太阳当空，顿时普照四方。黑白不分，昼夜颠倒，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还幻想侥幸而过，岂有可能？愚昧者尚未了然，明智者已马到成功；愚昧者尚在梦中，明智者已成竹在胸；愚昧者误入歧途，明智者则大局已定。所以明智之人能够明察常人难察之情，明断常人难断之事；能够因为明鉴而规避灾祸、获取利益、得到名誉、成就事业。明智的作用就像这样无穷无尽。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将明智部共分为《知微》《亿中》《剖疑》《经务》四卷。倘若人们能够将明智用于治国安邦，使得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则是对智慧最好的运用。

卷五 知 微

圣无死地，贤无败局；逢祸于渺，迎祥于独；波昏是违，伏机自触。集《知微》。

译文：

圣人不会身处绝地，贤者不会面对败局。于细微处预知祸端，于孤独时看到希望。如一时迷惑违背，则必然危机四伏。集《知微》。

箕 子

纣初立，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心不盛以土簋，将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则锦衣九重，高台广室。称此以求，天下不足矣！远方珍怪之物，舆马宫室之渐，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未几，造鹿台，为琼室玉门，狗马奇物充牣其中，酒池肉林，宫中九市，而百姓皆叛。

译文：

商纣王刚刚即位时，曾命人为自己制作了一双象牙的筷子。

而由此他的叔父箕子便叹息道：“他在使用象牙筷子后，必然不会再用陶碗装食物，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便会用犀角美玉制作酒杯，而一旦有了美玉的酒杯，象牙的筷子，就一定不会再满足于粗茶淡饭，短衣陋服，茅屋寒舍，所以必定会锦衣玉食，亭台楼阁。如此发展下去，整个天下都将无法满足他的欲望。而对远方珍奇异宝的渴求奢望，对宝马良车、高台广厦的贪婪欲望，往往都是从使用象牙筷子这种小事开始的。所以我担心他不能够善终。”不久，纣王果然筑造了鹿台，修建了琼室玉门，良犬宝马、奇珍异宝充斥其中，酒池肉林，奢华至极。同时他还在宫中设立了九个街市，以供玩乐。最后终于逼得百姓走投无路，纷纷起来抗争。

殷 长 者

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及期弗至，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义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译文：

周武王消灭殷商后，听说殷商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便亲自前去拜会，并向他请教商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而那位殷长者说道：“大王如果真的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那么就请于正午时分再来，到那时便会明白。”等到正午的时候，武王准时到达，而那位长者却没有如约而至，这让武王不免感到非常奇怪，而这时一旁的周公忽然说道：“我已经想明白了，这位老者是位

君子，他为人忠义，不愿批评自己的君主。他现在爽约不来，是在暗示我们什么叫言而无信，而这正是殷商灭亡的原因啊。因此他已经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回答了大王的问题。”

周公 太公

太公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族同速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伯禽至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二公能断齐、鲁之敝于数百年之后，而不能预为之维；非不欲维也，治道可为者止此耳。虽帝王之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而更之，亦俟乎后之人而已，故孔子有“变齐、变鲁”之说。陆葵曰：“使夫子之志行，则姬、吕之言不验。”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过变今之齐、鲁，为昔之齐、鲁，未必有加于二公也。二公之孙子，苟能日儆惧于二公之言，又岂俟孔子出而始议变乎？

译文：

姜太公受封于齐地，五个月后便向周公汇报了治理政务的情况，周公问道：“为何如此迅速呢？”姜太公答道：“我入乡随俗，简化了君臣之礼。所以很快便理顺了政务。”

周公的儿子伯禽到达自己的封地鲁后，过了三年才前来向

周公汇报政务。周公问道：“为何如此缓慢呢？”伯禽答道：“我移风易俗，革新了他们的礼制，遇到丧事，必须守孝三年后，才能脱掉丧服。”周公听后说道：“难道你想让你的后人将来侍奉北面的齐国吗？所有政令不简化便不容易实行，同时百姓也就不会信任接近你，而只有平易近人，百姓才会真心归顺。”

周公曾经问太公如何治理齐国，太公答道：“尊重贤士而崇尚功德。”周公听后说道：“后世一定会出现篡位弑君之臣。”而太公反问周公如何治理鲁国，周公答道：“尊重贤士而重视亲属。”太公听后说道：“那么后世将一定会逐渐走向衰弱了。”

周、姜二公能预测齐、鲁两国数百年后的弊端，但却不能够预先加以防范，其原因并非是他们不想加以防范，而是就治国之道而言，所能做的也只有如此了。即使是再圣贤的帝王，他们的治国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也一样会出现弊端，而出现弊端后的变革更新，便只有交给子孙后代了，所以孔子才会提出“变革齐国、变革鲁国”的说法。陆葵日曾这样说过：“假使孔夫子的志愿实现了，则周公、太公当初的预言也就不可能应验了。”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使孔子的志愿真的实现了，也不过是将如今的齐、鲁变为昔日的齐、鲁，很难超过周、姜二公了。而假如周、姜二公的子孙能够时刻用二公的话来警示自己，又怎么会等到孔子出现后，才开始议论变革呢？

辛 有

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

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及鲁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犹秉周礼，仲孙卜东鲁之兴基；其礼先亡，辛有料伊川之戎祸。

译文：

周平王东迁洛阳时，周大夫辛有正好前往伊川，当他看见那些披头散发在郊野祭奠祖先的人们，不禁感慨地说道：“不出百年，这里便会成为外族的地盘了，因为传统的礼节在这里已经先行消亡了。”等到了鲁僖公二十二年，秦、晋两国果然将陆浑的外族部落迁到了伊川。

鲁国依然秉承周朝的礼制，因此仲孙预言鲁国将会基业兴盛；伊川的礼制先行消亡，所以辛有才预料伊川最终会被外族所占。

何 曾

何曾字颖考，常侍武帝宴，退语诸子曰：“主上创业垂统，而吾每宴，乃未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后嗣其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辈必及于乱！”及绥被诛于东海王越，嵩哭曰：“吾祖其大圣乎！”嵩、绥皆邵子，曾之孙也。

译文：

晋朝人何曾，字颖考，曾经常服侍晋武帝于酒宴之上。一次，他回到家中对自己的儿子们说道：“圣上虽然创建了万世大

业，但如今我每次陪侍圣上宴请群臣时，从没有听到过他们谈论治理国家的远大宏图，而只是聊一些日常琐事，这样的话，他的子孙岂不是很危险了吗？我这一生尚且还可以平安度过，但这却为子孙埋下了潜在的祸患啊！你们也许还能够勉强躲过。”说到这里，何曾指了指在一旁玩耍的孙子继续说道：“而等到他们这一代人，则必定会遭遇祸乱。”后来等到何曾的一个孙子何绥被东海王司马越所杀，他的另一个孙子何嵩则边哭边感叹道：“我的祖父真乃是一位圣明之人啊！”

管 仲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犹尚可疑耶？”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边批：造言惑众。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归哭，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于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边批：所谓无不为也。易牙、竖刁、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公求饮不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公闻乱，慨然叹，涕